纂異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纂異記
作者：李玫　唐

嵩嶽嫁女

三禮田璆者，甚有文，通熟群書，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，皆以人昧，不能彰其明。家於洛陽。元和癸巳歲，中秋望夕，攜觴晚出建春門，期望月於韶別墅。行二三里，遇韶，亦攜觴自東來。駐馬道周，未決所適。有二書生乘驄，復出建春門，揖璆、韶曰：「二君子挈榼，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？某弊莊，水竹台榭，名聞洛下，東南去此三二里，儻能迂轡，冀展傾蓋之分耳。」璆、韶甚愜所望，乃從而往。問其姓氏，多他語對。行數里，桂輪已升。至一車門，始入甚荒涼，又行數百步，有異香迎前而來，則豁然真境矣。泉瀑交流，鬆桂夾道，奇花異草，照燭如晝，好鳥騰翥，風和月瑩（闕）。璆、韶請疾馬飛觴。書生曰：「足下榼中，厥味何如？」璆、韶曰：「乾和五殳，雖上清醍醐，計不加此味也。」書生曰：「某有瑞露之酒，釀於百花之中，不知與足下五殳熟愈耳。」謂小童曰：「折燭夜一花，傾與二君子嚐。」其花四出而深紅，圓如小瓶，徑三寸餘，綠葉形類杯，觸之有餘韻。小童折花至，於竹葉中凡飛數巡，其味甘香，不可比狀。飲訖，又東南行。數里至一門，書生揖二客下馬，觴以燭夜花中之餘，賚諸從者。飲一杯，皆大醉，各止於戶外。乃引客入，則有鸞鶴數十，騰舞來迎。步而前，花轉繁，酒味尤美。其百花皆芳香，壓枝於路傍。凡曆池館堂榭，率皆陳設盤筵，若有所待，但不留璆、韶坐。璆、韶飲多，行又甚倦，請暫憩盤筵。書生曰：「坐以何難，但不利於君耳。」璆、韶詰其由，曰：「今夕中天群仙，會於茲嶽，籍君神魄，不雜腥膻，請以知禮導升降。此皆諸仙位坐，不宜塵觸耳。」言訖，見直北花燭亙天，簫韶沸空，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，設水晶方盤於瑤幄之內。群仙方奏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書生前進，命璆、韶拜夫人。夫人褰帷笑曰：「下域之人，而能知禮。然服食之氣，猶然射人，不可近他貴婿，可各賜薰髓酒一杯。」璆、韶飲訖，覺肌膚溫潤，稍異常人，呼吸皆異香氣。夫人問左右，誰人召來，曰：「衛符卿、李八百。」夫人曰：「便令此二童接待。」於是二童引璆、韶於神仙之後縱目。璆問曰：「相者誰？」曰：「劉綱。」「侍者誰？」曰：「茅

盈。」「東鄰女彈箏擊築者誰？」曰：「麻姑、謝自然。」「幄中座者誰？」曰：「西王母。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，王母曰：「久望劉君矣。」有玉女問曰：「禮生來未？」於是引璆、韶進，立於碧玉堂下左。劉君笑曰：「適緣蓮花峰士奏章，事須決遣，尚多未來客，何言久望乎？」王母曰：「奏章事者，有何所為？」曰：「浮梁縣令求延年矣。以其人因賄賂履官，以苛虐為政，生情於案牘，忠恕之道蔑聞，唯錐於貨財，巧為之計更作。自貽覆餗，以促餘齡。但以蓮花峰叟，徇從於人，奏章甚懇，特紓死限，量延五年。」璆問劉君誰，曰：「漢朝天子。」續有一人，駕黃龍，戴黃旗，道以笙歌，從以嬪嫡，及瑤幄而下。王母復問曰：「李君來何遲？」曰：「為敕龍神設水旱之計，作彌淮蔡，以殲妖逆。」漢主曰：「奈百姓何？」曰：「上帝亦有此問，予一表斷其惑矣。」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不能悉記，略舉大綱耳。其表云：「某縣某，克篹丕華，德洽兆庶，臨履深薄，匪敢怠荒。不勞師車，平中夏巴蜀之孽；不費天府，掃東吳上黨之妖。九有已見其廓清，一方尚屯其氛寢。伏以虺蜴肆毒，痛於淮蔡。豺狼尚猜其口喙，螻蟻猶固其封疆。若遣時豐人安，是稔群醜。但使年餓厲作，必搖人心。如此倒戈而攻，可以席卷。禍三州之逆黨，所損至微；安六合之疾，其利則厚。伏請神龍施水，厲鬼行災，由此天誅，以資戰力。」漢主曰：「表至嘉，弟既允許，可以前賀誅鋤矣。」書生謂璆、韶，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。未頃，聞簫韶自空而來，執絳節者前唱言：「穆天子來。」奏樂，群仙皆起，王母避位拜迎，二主降階，入幄環坐而飲。王母曰：「何不拉取老軒轅來？」曰：「他今夕主張月宮之宴，非不勤請耳。」王母又曰：「瑤池一別後，陵谷幾遷移，向來觀洛陽東城，已坵墟矣。定鼎門西路，忽焉復新市朝雲。名利如舊，可以悲歎耳。」穆王把酒，請王母歌。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：「勸君酒，為君悲。」且吟曰：「自從頻見市朝改，無復瑤池晏樂心。」王母持杯，穆天子歌曰：「奉君酒，休歎市朝非。早知無復瑤池興，悔駕驊騮草草歸。」歌竟，與王母話瑤池舊事，乃重歌一章云：「八馬回乘汗漫風，猶思往事憩昭宮。晏移南圃情方洽，樂奏鈞天曲未終。斜漢露凝殘月冷，流霞杯泛曙光紅。昆侖回首不知處，疑是酒酣魂夢中。」王母酬穆天子歌曰：「一曲笙歌瑤水濱，曾留逸足駐征輪。人間甲子周千歲，靈境杯觴初一巡。玉兔銀河終不夜，奇花好樹鎮長春。悄知碧海饒詞句，歌向俗流疑誤人。」酒至漢武帝，王母又歌曰：「珠露金風下界秋，漢家陵樹冷翛翛。當時不得仙桃力，尋作浮塵飄隴頭。」漢主上王母酒曰：「五十餘年四海清，自親丹灶得長生。若言盡是仙桃力，看取神仙簿上名。」帝把酒曰：「吾聞丁令威能歌，命左右召來。」令威至，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，歌曰：「月照驪山露泣花，似悲仙帝早升遐。至今猶有長生鹿，時繞溫泉望翠華。」帝持杯久之，王母曰：「應須召葉靜能來，唱一曲當時事。」靜能續至，跪獻帝酒，復歌曰：「幽薊煙塵別九重，貴妃湯殿罷歌鍾。中宵扈從無全仗，大駕蒼黃發六龍。妝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猶浸玉芙蓉。荊榛一閉朝元路，唯有悲風吹晚鬆。」歌竟，帝淒慘良久，

諸仙亦慘然。於是黃龍持杯，亦於車前再拜祝曰：「上清神女，玉京仙郎。樂此今夕，和鳴鳳凰。鳳凰和鳴，將翱將翔。與天齊休，慶流無央。」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、海人文錦三千端、琉璃琥珀器一百床、明月驪珠各十斛，贈奏樂仙女。乃有四鶴立於車前，載仙郎並相者侍者，兼有寶花台。俄進法膳，凡數十味，亦沾及璆、韶。璆、韶飲，有仙女捧玉箱，托紅箋筆硯而至，請催妝詩。於是劉綱詩曰：「玉為質兮花為顏，蟬為鬢兮雲為鬟。何勞傅粉兮施渥丹，早出娉婷兮縹緲間。」於是茅盈詩云：「水晶帳開銀燭明，風搖珠佩連雲清。休匀紅粉飾花態，早駕雙鸞朝玉京。」巢父詩曰：「三星在天銀河回，人間曙色東方來。玉苗瓊蕊亦宜夜，莫使一花衝曉開。」詩既入，內有環佩聲，即有玉女數十，引仙郎入帳，召璆、韶行禮。禮畢，二書生復引璆、韶辭夫人，夫人曰：「非無至寶可以相贈，但爾力不任挈耳。」各賜延壽酒一杯，曰：「可增人間半甲子。」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，無使歸途寂寞。於是二童引璆、韶而去，折花傾酒，步步惜別。衛君謂璆、韶曰：「夫人白日上升，驂鸞駕鶴，在積習而已。未有積德累仁，抱才蘊學，卒不享爵祿者，吾未之信。儻吾子塵牢可逾，俗桎可脫，自今十五年後，待子於三十六峰，願珍重自愛。」復出來時車門，握手告別。別訖，行四五步，杳失所在。唯有嵩山，嵯峨倚天，得樵徑而歸。及還家，已歲餘，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，墳草宿矣。於是璆、韶捐棄家室，同入少室山，今不知所在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〇）〉

陳季卿

陳季卿者，家於江南，辭家十年，舉進士，志不能無成歸。羈棲輦下，鬻書判給衣食。常訪僧於青龍寺。遇僧他適，因息於暖閣中，以待僧還。有終南山翁，亦伺僧歸，方擁爐而坐，揖季卿就爐。坐久，謂季卿曰：「日已晡矣，得無餒乎？」季卿曰：「實饑矣，僧且不在，為之奈何？」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，出藥方寸，止煎一杯，與季卿曰：「粗可療饑矣。」季卿啜訖，充然暢適，饑寒之苦，洗然而愈。東壁有寰瀛圖，季卿乃尋江南路，因長歎曰：「得自渭泛於河，遊於洛，泳於淮，濟於江，達於家，亦不悔無成而歸。」翁笑曰：「此不難致。」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，作葉舟，置圖中渭水之上，曰：「公但注目於此舟，則如公向來所願耳。然至家，慎勿久留。」季卿熟視久之，稍覺渭水波浪，一葉漸大，席帆既張，恍然若登舟。始自渭及河，維舟於禪窟蘭若，題詩於南楹云：「霜鍾鳴時夕風急，亂鴉又望寒林集。此時輟棹悲且吟，獨向蓮花一峰立。」明日，次潼關，登岸，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：「度關悲失志，萬緒亂心機。下阪馬無力，掃門塵滿衣。計謀多不就，心口自相違。已作羞歸計，還勝羞不歸。」自陝東，凡所經曆，一如前願。旬餘至家，妻子兄弟，拜迎於門。夕有《江亭晚望》詩。題於書齋云：「立向江亭滿目愁，十年前事信悠悠。田園已逐浮雲散，鄉里半隨浙水流。川上莫

逢諸釣叟，浦邊難得舊沙鷗。不緣齒髮未遲暮，吟對遠山堪白頭。」此夕謂其妻曰：「吾試期近，不可久留，即當進棹。」乃吟一章別其妻云：「月斜寒露白，此夕去留心。酒至添愁飲，詩成和淚吟。離歌棲鳳管，別鶴怨瑤琴。明夜相思處，秋風吹半衾。」將登舟，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：「謀身非不早，其奈命來遲。舊友皆霄漢，此身猶路歧。北風微雪後，晚景有雲時。惆悵清江上，區區趁試期。」一更後，復登葉舟。泛江而逝。兄弟妻屬，慟哭於濱，謂其鬼物矣。一葉漾漾，遵舊途至於渭濱。乃賃乘，復遊青龍寺，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。季卿謝曰：「歸則歸矣，得非夢乎？」翁笑曰：「後六十日方自知。」而日將晚，僧尚不至。翁去，季卿還主人。後二月，季卿之妻子齎金帛自江南來，謂季卿厭世矣，故來訪之。妻曰：「某月某日歸，是夕作詩於西齋，並留別二章。」始知非夢。明年春，季卿下第東歸，至禪窟及關門蘭若，見所題兩篇，翰墨尚新。後年季卿成名，遂絕粒，入終南山去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七四）〉

滎陽氏

唐益州令將之任，夜止屬邑古寺。方寢，見老嫗，以桐葉蒙其首，傴僂而前。令以拄杖拂其葉，嫗俯拾而去，俄亦復來，如是者三，久之不復來矣。頃有綠裳者，自北戶升階，褰簾而前曰：「將有告於公，公無懼焉。」令曰：「是何妖物？」曰：「實鬼也，非妖也，以形容衰瘵，不敢於謁。向者竊令張奶少達幽情，而三遭拄杖之辱，老奶固辭，恥其復進，是以自往哀訴，冀不逢怒焉。某滎陽氏子，嚴君牧此州。未逾年，鍾家禍，乃護喪歸洛，夜止此寺。繼母賜冶葛花湯，並室妹同夕而斃。張奶將哭，首碎鐵錘，同瘞於北牆之竹陰。某隴西先夫人即日訴於上帝，帝敕云：『為人之妻，已殘戮僕妾；為人之母，又毒殺孤嬰。居暗室，事難彰明。在天鑒。理宜誅亟。以死酬死，用謝諸孤。』付司命處置訖報。是日，先君復訴於上帝云：『某遊魂不靈，乖於守慎，致令闔室，害及孤孩。彰此家風，黷於天聽，豈止一死，能謝罪名？某三任縣令，再剖符竹，實有能績，以安黎。豈圖餘慶不流，見此狼狽？悠揚丹，未越屬城。長男既已無辜，孀婦又俾酬死，念某旅櫬，難為瘞埋，伏乞延其生命，使某得歸葬洛陽，獲祔先人之塋闕，某無恨矣。』明年，繼母到洛陽，發背疽而卒。上帝譴怒，已至如此。今某即無怨焉。所苦者，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，糞穢之弊，所不堪忍。況妹為廁神姬僕，身為廁神役夫，積世簪纓，一日淩墜，天門阻越，上訴無階，籍公仁德，故來奉告。」令曰：「吾將奈何？」答曰：「公能發某朽骨，沐以蘭湯，覆以衣衾，遷於高原之上，脫能賜木皮之棺、蘋藻之奠，亦望外也。」令曰：「諾！乃吾反掌之易爾。」鬼嗚咽再拜，令張奶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。張奶遽至，疾呼曰：「郭君怒晚來軒屏狼藉，已三召矣。」於是綠裳者憧惶而去。明旦，令召僧徒，具以所告。遂命土工，發溷以求之，三四尺乃得骸骨，與

改瘞焉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二八）〉

劉景復

吳泰伯廟，在東閶門之西，每春秋季，市肆皆率其黨，合牢體，祈福於三讓王，多圖善馬彩輿女子以獻之。非其月，亦無虛日。乙丑春，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，以綃畫美人，捧胡琴以從，其貌出於舊繪者，名美人為勝兒。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，無以匹也。女巫方舞，有進士劉景復，送客之金陵，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，而欠伸思寢，乃就榻。方寢，見紫衣冠者言曰：「讓王奉屈。」劉生隨而至廟，周旋揖讓而坐。王語劉生曰：「適納一胡琴，藝甚精而色殊麗。吾知子善歌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，以寵其藝。」初生頗不甘，命酌人間酒一杯與歌。逡巡酒至，並獻酒物，視之，乃適館中祖筵者也。生飲數杯，醉而作歌曰：「繁弦已停雜吹歇，勝兒調弄邏逤發。四弦攏撚三四聲，喚起邊風駐寒月。大聲漕漕奔屈屈，浪蹙波翻倒溟渤。小弦切切怨颼颼，鬼泣神悲低悉率。側腕斜挑制流電，當秋直戛騰秋鶻。漢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虛誇有仙骨。我聞天寶年前事，涼州未作西戎窟。麻衣右衽皆漢民，不省胡塵蹔蓬勃。太平之末狂胡亂，犬豕崩騰恣唐突。玄宗未到萬里橋，東洛西京一時沒。一朝漢民沒為虜，飲恨吞聲空咽嗢。時看漢月望漢天，怨氣衝星成彗孛。國門之西八九鎮，高城深壘閉閑卒。河湟咫尺不能收，挽粟推車徒矻矻。今朝聞奏涼州曲，使我心魂暗超忽。勝兒若向邊塞彈，征人血淚應闌幹。」歌既成，劉生乘醉，落淚草劄而獻。王尋繹數四，召勝兒以授之。王之侍兒有不樂者，妒色形於坐中。恃酒，以金如意擊勝兒首，血淋襟袖，生乃驚起。明日視繪素，果有損痕。歌今傳於吳中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〇）〉

張生

有張生者，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阪。以饑寒，一旦別妻子遊河朔，五年方還。自河朔還汴州，晚出鄭州門，到板橋，已昏黑矣。乃下道，取陂中逕路而歸。忽於草莽中，見燈火熒煌，賓客五六人，方宴飲次，生乃下驢以詣之。相去十餘步，見其妻亦在坐中，與賓客語笑方洽。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，以窺之。見有長鬚者持杯，請措大夫人歌，生之妻，文學之家，幼學詩書，甚有篇詠。欲不為唱，四座勤請。乃歌曰：「歎衰草，絡緯聲切切。良人一去不復還，今夕坐愁鬢如雪。」長鬚云：「勞歌一杯。」飲訖，酒至白面少年，復請歌，張妻曰：「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」長鬚持一籌箸云：「請置觥，有拒請歌者，飲一鍾。歌舊詞中笑語，準此罰。」於是張妻又歌曰：「勸君酒，君莫辭。落花徒繞枝，流水無返期。莫恃少年時，少年能幾時？」酒至紫衣者，復持杯請歌。張

妻不悅，沉吟良久，乃歌曰：「怨空閨，秋日亦難暮。夫婿斷音書，遙天雁空度。」酒至黑衣胡人，復請歌。張妻連唱三四曲，聲氣不續。沉吟未唱間，長鬚拋觥云：「不合推辭，乃酌一鍾。」張妻涕泣而飲，復唱送胡人酒曰：「切切夕風急，露滋庭草濕。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閨泣。」酒至綠衣少年，持杯曰：「夜已久，恐不得從容。即當睽索，無辭一曲，便望歌之。」又唱云：「螢火穿白楊，悲風入荒草。疑是夢中遊，愁迷故園道。」酒至張妻，長鬚歌以送之曰：「花前始相見，花下又相送。何必言夢中，人生盡如夢。」酒至紫衣胡人，復請歌云：「須有豔意。」張妻低頭未唱間，長鬚又拋一觥。於是張生怒，捫足下得一瓦，擊之，中長鬚頭。再發一瓦，中妻額。闃然無所見，張君謂其妻已卒，慟哭連夜而歸。及明至門，家人驚喜出迎。張君問其妻，婢僕曰：「娘子夜來頭痛。」張君入室，問其妻病之由。曰：「昨夜夢草莽之處，有六七人，遍令飲酒，各請歌。孥凡歌六七曲，有長鬚者頻拋觥。方飲次，外有發瓦來，第二中孥額。因驚覺，乃頭痛。」張君因知昨夜所見，乃妻夢也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二）〉

蔣琛

霅人蔣琛，精熟二經，常教授於鄉里。每秋冬，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。常獲巨龜，以其質狀殊異，乃顧而言曰：「雖人餘且之網，俾免刳腸之患。既在四靈之列，得無愧於鄙叟乎？」乃釋之。龜及中流，凡返顧六七。後歲餘，一夕風雨晦冥，聞波間洶洶聲，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：「今夕太湖霅溪鬆江神境會，川瀆諸長，亦聞應召。開筵解榻，密邇漁舟。以足下淹滯此地，持網且久，纖鱗細介，苦於數網。脫禍之輩，常懷怨心。恐水族乘便，得肆胸臆。昔日恩遇，常貯慤誠，由斯而來，冀答萬一。能退咫尺以遠害乎？」琛曰：「諾！」遂於安流中，纜舟以伺焉。未頃，有龜鼉魚鱉，不可勝計，周匝二里餘。蹙波為城，遏浪為地，辟三門，垣通衢。異怪千餘，皆人質螭首，執戈戟，列行伍，守衛如有所待。續有蛟蜃數十，東西馳來，乃噓氣為樓台，為瓊宮珠殿，為歌筵舞席，為座榻茵褥，頃刻畢備。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，皆非人世所有。又有神魚數百，吐火珠，引甲士百餘輩，擁青衣黑冠者，由霅溪南津而出。復見水獸亦數百，銜耀，引鐵騎二百餘，擁朱衣赤冠者，自太湖中流而來。至城門，下馬交拜。溪神曰：「一不展覿，五紀於茲。雖魚雁不絕，而笑言久曠。勤企盛德，衷腸悒然。」湖神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揖讓次，有老蛟前唱曰：「安流王上馬。」於是二神立候焉。則有衣虎豹之衣，朱其額，青其足，執蠟炬，引旌旗戈甲之卒，凡千餘，擁紫衣朱冠者，自鬆江西泓而至，二神迎於門，設禮甚謹。敘暄涼竟，江神曰：「此去有將為宰執者北渡，而神貌未揚，行李甚艱，恐神不識不知。事須帖屏翳收風，馮夷息浪。斯亦上帝素命，禮宜躬親。候吾子清塵，得免舉罰否？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，足以補其尤矣。」乃

有披褐者，仗劍而前。溪湖神曰：「欽奉實久。」范君曰：「涼德未泯，吳人懷恩，立祠於江濆，春秋設薄祀，為村醪所困，遂為江公驅來，唐突盛筵，益增慚栗。」於是揖讓入門。既即席，則有老蛟前唱曰：「湘王去城二里。」俄聞軿闐車馬聲，則有綠衣玄冠者，氣貌甚偉，驅殿亦百餘。既升階，與三神相見，曰：「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。」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，傴僂而進。方即席，范相笑謂屈原曰：「被放逐之臣，負波濤之困，讒痕謗跡，骨銷未滅，何慘面目，更獵其杯盤？」屈原曰：「湘江之孤魂，魚腹之餘肉，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？然無聞穿七劄之箭，不射籠中之鳥。剉洪鍾之劍，不剸幾上之肉。且足下亡吳霸越，功成身退，逍遙於五湖之上，輝煥於萬古之後。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，不敢以常意奉待。何今日戲謔於綺席，恃意氣於放臣？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，剸腐肉於幾上？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。」於是湘神動色，命酒罰范君。君將飲，有女樂數十輩，皆執所習於舞筵。有俳優揚言曰：「皤皤美女，唱《公無渡河》歌。」其詞曰：「濁波揚揚兮凝曉霧，公無渡河兮公竟渡。風號水激兮呼不聞，提衣看入兮中流去。浪排衣兮隨步沒，沈屍深入兮蛟螭窟。蛟螭盡醉兮君血乾，推出黃沙兮泛君骨。當時君死兮妾何適，遂就波瀾兮合魂魄。願持精衛銜石心，窮取河源塞泉脈。」歌竟，俳優復揚言：「謝秋娘舞《采桑曲》。」凡十餘疊，曲韻哀怨。舞未竟，外有宣言：「申徒先生從河上來，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。」乃隨導而入。江溪湘湖，禮接甚厚。屈大夫曰：「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屈曰：「餘得朋矣。」於是朱弦雅張，清管徐奏，酌瑤觥，飛玉觴，陸海珍味，靡不臻極。舞竟，俳優又揚言：「曹娥唱《怨江波》。」凡五疊，琛所記者唯三。其詞云：「悲風淅淅兮波綿綿，蘆花萬里兮凝蒼煙。虯螭窟宅兮淵且玄，排波疊浪兮沈我天。所覆不全兮身寧全，溢眸恨血兮徒漣漣。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，空水府而藏其腥涎。青娥翠黛兮沈江堧，碧雲斜月兮空嬋娟。吞聲飲恨兮語無力，徒揚哀怨兮登歌筵。」歌竟，四座為之慘容。江神把酒，太湖神起舞作歌曰：「白露溥兮西風高，碧波萬里兮翻洪濤。莫言天下至柔者，載舟覆舟皆我曹。」江神傾杯，起舞作歌曰：「君不見，夜來渡口擁千艘，中載萬姓之脂膏。當樓船泛泛於疊浪，恨珠貝又輕於鴻毛。又不見，潮來津亭維一舠，中有一士青其袍。赴宰邑之良日，任波吼而風號。是知溺名溺利者，不免為水府之腥臊。」湘王持杯，霅溪神歌曰：「山勢縈回水脈分，水光山色翠連雲。四時盡入詩人詠，役殺吳興柳使君。」酒至溪神，湘王歌曰：「渺渺煙波接九嶷，幾人經此泣江籬。年年綠水青山色，不改重華南狩時。」於是范相國獻《境會夜宴》詩曰：「浪闊波澄秋氣涼，沈沈水殿夜初長。自憐休退五湖客，何幸追陪百穀王。香梟碧雲飄幾席，觥飛白玉灩椒漿。酒酣獨泛扁舟去，笑入琴高不死鄉。」徐衍處士獻《境會夜宴並簡范》詩曰：「珠光龍耀火煒煒，夜接朝雲宴渚宮。鳳管清吹淒極浦，朱弦閑奏冷秋空。論心幸遇同歸友，揣分慚無輔佐功。雲雨各飛真境後，不堪波上起悲風。」屈大夫左持杯，右擊盤，朗朗作歌曰：「鳳騫騫

以降瑞兮，患山雞之雜飛。玉溫溫以呈器兮，因碔砆之爭輝。當侯門之四辟兮，謹嘉謨之重扉。既瑞器而無庸兮，宜昏暗之相微。徒刳石以為舟兮，顧沿流而志違。將刻木而作羽兮，與超騰之理非。矜子子於空闊兮，靡群援之可依。血淋淋而滂流兮，顧江魚之腹而將歸。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，白芷芳歇兮江籬秋。日晼晼兮川雲收，棹四起兮悲風幽。羈魂汩沒兮，我名永浮。碧波雖涸兮，厥譽長流。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，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？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，雖正寢而死兮，無得與吾儔。當鼎足之嘉會兮，獲周旋於君侯。雕盤玉豆兮羅珍羞，金卮瓊罍兮方獻酬。敢寫心兮歌一曲，無誚餘持杯以淹留。」申屠先生獻《境會夜宴》詩曰：「行殿秋未晚，水宮風初涼。誰言此中夜，得接朝宗行。靈鼉振冬冬，神龍耀煌煌。紅樓壓波起，翠幄連雲張。玉簫冷吟秋，瑤瑟清含商。賢臻江湖叟，貴列川瀆王。諒予衰俗人，無能振穢綱。分辭皆亂世，樂寐蛟螭鄉。棲遲幽島間，幾見波成桑。爾來盡流俗，難與傾壺觴。今日登華筵，稍覺神揚揚。方歡滄浪侶，遽恐白日光。海人瑞錦前，豈敢言文章。聊歌靈境會，此會誠難忘。」鴟夷君銜杯作歌曰：「雲集大野兮，血波洶洶。玄黃交戰兮，吳無全壟。既霸業之將墜，宜嘉謨之不從。國步顛蹶兮，吾道遘凶。處鴟夷之大困，入淵泉之九重。上帝湣餘之非辜兮，俾大江鼓怒其冤蹤。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嶽，亦粗足展餘拂鬱之心胸。當靈境之良宴兮，謬尊俎之相容。擊簫鼓兮撞歌鍾，吳謳越舞兮歡未極，遽軍城曉鼓之冬冬。願保上善之柔德，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。」歌終，霅郡城樓早鼓絕，洞庭山寺晨鍾鳴。而飄風勃興，玄雲四起，波間車馬音猶合遝。頃之，無所見。曙色既分，巨龜復延首於中流，顧眄環而去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〇九）〉

三史王生

有王生者，不記其名，業三史，博覽甚精，性好誇炫，語甚容易，每辯駁古昔，多以臆斷，旁有議者，必大言折之。嘗遊沛，因醉入高祖廟，顧其神座，笑而言曰：「提三尺劍，滅暴秦，翦強楚，而不能免其母『烏老』之稱。徒歌『大風起兮雲飛揚』，曷能威加四海哉？」徘徊庭廡間，肆目久之，乃還所止。是夕才寐而卒。見十數騎，擒至廟庭。漢祖按劍大怒曰：「史籍未覽數紙，而敢褻黷尊神。『烏老』之言，出自何典？若無所據，爾罪難逃。」王生頓首曰：「臣常覽大王《本紀》，見司馬遷及班固云『母劉媼』，而注云『烏老反』，釋云：『老母之稱也。』見之於史，聞之於師，載之於籍，炳然明如白日，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。」漢祖益怒曰：「朕中外泗水亭長碑，昭然具載矣，曷以外族媼氏，而妄稱烏老乎？讀錯本書，且不見義，敢恃酒喧於殿庭，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。」語未終，而西南有清道者，揚言太公來。方及階，顧王生曰：「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？」漢祖降階對曰：「此虛妄侮慢之人也，罪當斬之。」王生逞目太公，遂厲聲

而言曰：「臣覽史籍，見侮慢其君親者，尚無所貶。而賤臣戲語於神廟，豈期肆於市朝哉？」漢祖又怒曰：「在典冊，豈載侮慢君親者！當試徵之。」王生曰：「臣敢徵大王可乎？」漢祖曰：「然。」王生曰：「王即位，會群臣，置酒前殿，獻太上皇壽，有之乎？」漢祖曰：「有之。」「既獻壽，乃曰：『大人常以臣無賴，不事產業，不如仲力，今某之業，孰與仲多？』有之乎？」漢祖曰：「有之。」「殿上群臣皆呼萬歲，大笑為樂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王生曰：「是侮慢其君親矣。」太公曰：「此人理不可屈，宜速逐之，不爾，必遭杯羹之讓也。」漢祖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斬此物，汙我三尺刃。」令搦髮者摑之，一摑惘然而蘇。東方明矣，以鏡視腮，有若指蹤，數日方滅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一〇）〉

張生

進士張生，善鼓琴，好讀孟軻書。下第遊蒲關，入舜城。日將暮，乃排闥聳轡爭進，因而馬蹶。頃之馬斃，生無所投足，遂詣廟吏，求止一夕。吏指簷廡下曰：「舍此無所詣矣。」遂止。初夜方寢，見絳衣者二人，前言曰：「帝召書生。」生遽往，帝問曰：「業何道藝之人？」生對曰：「臣儒家子，常習孔孟書。」帝曰：「孔聖人也，朕知久矣。孟是何人？得與孔同科而語？」生曰：「孟亦傳聖人意也。祖尚仁義，設禮樂而施教化。」帝曰：「著書乎？」生曰：「著書七千二百章，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，及魯論、齊論，俱善言也。帝曰：「記其文乎？」曰：「非獨曉其文，抑亦深其義。」帝乃令生朗念，傾耳聽之。念《萬章問》：「舜往於田，號泣於旻天。何為其號泣也？孟子曰：『怨慕也。』萬章問曰：『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？』答曰：『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舜往於田，則吾得聞命矣。號泣於旻天，怨於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」帝止生之詞，憮然歎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亦此之謂矣。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載，暴秦竊位，毒痛四海，焚我典籍，泯我帝圖，蒙蔽群言，逞恣私欲。百代之後，經史差謬。辭意相及，鄰於詼諧。常聞讚唐堯之美曰：『垂衣裳而天下理』，蓋明無事也。然則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，至於滔天懷山襄陵，下民其咨。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。亦聞讚朕之美曰：『無為而治。』乃載於典則云：『賓四門，齊七政，類上帝，禮六宗，望山川，遍群神，流共工，放兜，殛鯀，竄三苗。』夫如是，與無為之道遠矣。今又聞號泣於旻天，怨慕也，非朕之所行。夫莫之為而為之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之者，命也。朕泣者，怨己之命，不合於父母，而訴於旻天也。何萬章之間，孟軻不知其對？傳聖人之意，豈宜知是乎？」嗟不能已。久之謂生曰：「學琴乎？」曰：「嗜之而不善。」帝乃顧左右取琴，曰：「不聞鼓五弦，歌《南風》，奚足以光其歸路？」乃撫琴以歌之曰：「南風薰薰兮草芊芊，妙有之音兮歸清弦。蕩蕩之教兮由自然，熙熙

之化兮吾道全。薰薰兮思何傳。」歌訖，鼓琴為《南風弄》。音韻清暢，爽朗心骨，生因發言曰：「妙哉！」乃遂驚悟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一〇）〉

韋鮑生妓

酒徒鮑生，家富畜妓。開成初，行曆陽道中，止定山寺，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，同憩水閣。鮑置酒，酒酣，韋謂鮑曰：「樂妓數輩焉在？得不有攜者乎？」鮑生曰：「幸各無恙，然滯維揚日，連斃數駟，後乘既闕，不果悉從。唯與夢蘭、小倩俱，今亦可以佐歡矣。」頃之，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。遂坐韋生鮑生之右，摐絲擊金，響亮溪谷。酒闌，鮑謂韋曰：「出城得良馬乎？」對曰：「予春初塞遊，自鄜坊曆烏延，抵平夏，止靈武而回。部落駔駿獲數匹，龍形鳳頸，鹿脛鳧膺，眼大足輕，脊平肋密者，皆有之。」鮑撫掌大悅，乃停杯命燭，閱馬於輕檻前數匹，與向來誇誕，十未盡其八九。韋戲鮑曰：「能以人換，任選殊尤。」鮑欲馬之意頗切，密遣四弦，更衣盛妝，頃之乃至。命捧酒勸韋生，歌一曲以送之云：「白露濕庭砌，皓月臨前軒。此時頗留恨，含思獨無言。」又歌送鮑生酒云：「風颭荷珠難暫圓，多生信有短因緣。西樓今夜三更月，還照離人泣斷弦。」韋乃召禦者，牽紫叱撥以酬之。鮑意未滿，往復之說，紊然無章。有紫衣冠者二人，導從甚眾，自水閣之西，升階而來。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，疑大寮夜至，乃恐悚入室，闔戶以窺之。而杯盤狼籍，不暇收拾。時紫衣即席，相顧笑曰：「此即向來聞妾換馬之筵。」因命酒對飲。一人鬚髯甚長，質貌甚偉，持杯望月，沉吟久之，曰：「足下盛賦云：『斜漢左界，北陸南躔。白露曖空，素月流天。』可得光前絕後矣。對月殊不見賞，風霽地表，雲斂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葉微脫。」長鬚云：「數年來在長安，蒙樂遊王引至南宮，入都堂。與劉公幹、鮑明遠看試秀才。予竊入司文之室，於燭下窺能者製作，見屬對頗切，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，詩有重頭重尾之犯。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，為紕繆矣。小子拙賦云：『紫臺稍遠，燕山無極。涼風忽起，白日西匿。』則稍遠忽起之聲，俱遭黜退矣，不亦異哉。」謂長鬚曰：「吾聞古之諸侯，貢士於天子，尊賢勸善者也。故一適謂之好德，再適謂之尊賢，三適謂之有功，乃加九錫。不貢士，一黜爵，再黜地，三黜爵地。夫古之求士也如此，猶恐搜山之不高，索林之不深，尚有遺漏者。乃每歲季春，開府庫，出幣帛，周天下而禮聘之。當是時，儒墨之徒，豈盡出矣？智謀之士，豈盡舉矣？山林川澤，豈無遺矣？日月照臨，豈得盡其所矣？天子求之既如此，諸侯貢之又如此，聘禮復如此，尚有棲棲於岩谷，鬱鬱不得志者。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，是貢舉之道隳矣。賢不肖同途焉；才不才汩汩焉。隱岩冗者，自童髦窮經，至於白首焉；懷方策者，自壯歲力學，訖於沒齒。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，州府貢之於有司，有司考之詩賦，蜂腰鶴膝，謂不中度。彈聲韻之清濁，謂不中律。雖有周孔之賢聖，班

馬之文章，不由此製作，靡得而達矣。然皇王帝霸之道，興亡理亂之大體，其可聞乎？今足下何乃讚揚今之小巧，而隳張古之體？況予乃皓月長歌之手，豈能拘於雕文刻句者哉？今珠露既清，桂月如晝，吟詠時發，杯觴間行。能援筆聯句，賦今之體調一章，以樂長夜否？」曰：「何以為題？」長鬚云：「便以妾換馬為題，仍以『舍彼傾城、求其駿足』為韻。」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，啟書囊，抽毫以操之，各占一韻。長鬚者唱云：「彼佳人兮，如瓊之瑛。此良馬兮，負駿之名。將有求於逐日，故何惜於傾城。香暖深閨，永厭桃花之色。風清廣陌，曾憐噴玉之聲。」希逸曰：「原夫人以矜其容，馬乃稱其德。既各從其所好，諒何求而不克。長跪而別，姿容休耀其金鈿。右牽而來，光彩頓生於玉勒。」文通曰：「步及庭砌，效當軒墀。望新恩，懼非吾偶也。戀舊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綠駿，意已忘於鬢髮。汗流紅頷，愛無異於凝脂。」希逸曰：「是知事有興廢，用有取舍，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，此以軼群之足為貴者。買笑之恩既盡，有類卜之。據鞍之力尚存，猶希進也。」文通賦四韻訖，芭蕉盡。韋生發篋取紅箋，跪獻於廡下。二公大驚曰：「幽顯路殊，何見逼之若是？然吾子非後有爵祿，不可與鄙夫相遇。」謂生曰：「異日主文柄，較量俊秀輕重，無以小巧為意也。」言訖，二公行十餘步間，忽不知其所在矣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九）〉

許生

會昌元年春，孝廉許生下第東歸，次壽安，將宿於甘泉店。甘棠館西一里已來，逢白衣叟[1]，躍青驄，自西而來，徒從極盛。醺顏怡怡，朗吟云：「春草萋萋春水綠，野棠開盡飄香玉。繡嶺宮前鶴髮人，猶唱開元太平曲。」生策馬前進，問其姓名，叟微笑不答。又吟一篇云：「厭世逃名者，誰能答姓名。曾聞三樂否，看取路傍情。」生知其鬼物矣，遂不復問，但繼後而行，凡二三里，日已莫矣。至噴玉泉牌堠之西，叟笑謂生曰：「吾聞三四君子，今日追舊遊於此泉，吾昨已被召，自此南去，吾子不可連騎也。」生固請從，叟不對而去，生縱轡以隨之。去甘棠一里餘，見車馬導從，填隘路歧。生麾蓋而進，既至泉亭，乃下馬，伏於叢棘之下，屏氣以窺之。見四丈夫[2]，有少年神貌揚揚者[3]，有短小器宇落落者[4]，有長大少髭髯者[5]，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[6]，皆金紫，坐於泉之北磯。叟既至，曰：「玉川來何遲？」叟曰：「適傍石墨澗尋賞，憩馬甘棠館亭，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，駐而吟諷，不覺良久。」座首者曰：「是何篇什？得先生賞歎之若是？」叟曰：「此詩有似為席中一二公，有其題而晦其姓名，憐其終章皆有意思。」乃曰：「浮雲淒慘日微明，沈痛將軍負罪名。白晝叫閽無近戚，縞衣飲氣只門生。佳人暗泣填宮淚，廄馬連嘶換主聲。六合茫茫悲漢土，此身無處哭田橫。」座中聞之，皆以襟袖擁面，如欲慟哭。神貌揚揚者云：「我知作詩人矣，得非伊水之上，受我推食脫衣

之士乎？」久之，白衣叟命飛杯，凡數巡巡，而座中欷歔未已。白衣叟曰：「再經舊遊，無以自適，宜賦篇詠，以代管弦。」命左右取筆硯，乃出題云：「《噴玉泉感舊遊書懷》，各七言長句。」白衣叟倡云：「樹色川光向晚晴，舊曾遊處事分明。鼠穿月榭荊榛合，草掩花園畦壟平。跡陷黃沙仍未寤，罪標青簡竟何名。傷心谷口東流水，猶噴當時寒玉聲。」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：「鳥啼鶯語思何窮，一世榮華一夢中。李固有冤藏蠹簡，鄧攸無子續清風。文章高韻傳流水，絲管遺音托草蟲。春月不知人事改，閑垂光影照洿宮。」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：「桃蹊李徑盡荒涼，訪舊尋新益自傷。雖有衣衾藏李固，終無表疏雪王章。羈魂尚覺霜風冷，朽骨徒驚月桂香。天爵竟為人爵誤，誰能高叫問蒼蒼。」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：「落花寂寂草綿綿，雲影山光盡宛然，壞室基摧新石鼠，瀦宮水引故山泉。青雲自致慚天爵，白首同歸感昔賢。惆悵林間中夜月，孤光曾照讀書筵。」長大少鬚髯者詩云：「新荊棘路舊衡門，又駐高車會一樽。寒骨未沾新雨露，春風不長敗蘭蓀。丹誠豈分埋幽壤，白日終希照覆盆。珍重昔年金谷友，共來泉際話孤魂。」詩成，各自吟諷，長號數四，響動岩谷。逡巡，怪鳥鴟梟，相率啾唧，大狐老狸，次第鳴叫。頃之，騾腳自東而來，金鐸之聲，振於坐中。各命僕馬，頗甚草草。慘無言語，掩泣攀鞍，若煙霧狀，自庭而散。生於是出叢棘，尋舊路，匹馬齕草於澗側，蹇童美寢於路隅。未明，達甘泉店。店媼詰冒夜，生具以對媼。媼曰：「昨夜三更，走馬挈壺，就我買酒，得非此耶？」開櫃視，皆紙錢也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〇）〉

浮梁張令

浮梁張令，家業蔓延江淮間，累金積粟，不可勝計。秩滿，如京師，常先一程致頓，海陸珍美畢具。至華陰，僕夫施幄幕，陳樽壘。庖人炙羊方熟，有黃衫者，據盤而坐。僕夫連叱，神色不撓。店嫗曰：「今五坊弋羅之輩，橫行關內，此其流也，不可與競。」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，而張令至，具以黃衫者告。張令曰：「勿叱。」召黃衫者問曰：「來自何方？」黃衫但唯唯耳。促暖酒，酒至，令以大金鍾飲之。雖不謝，似有愧色。飲訖，顧炙羊，著目不移。令自割以勸之。一足盡，未有飽色。令又以奩中餤十四五啖之，凡飲二斗餘。酒酣，謂令曰：「四十年前，曾於東店得一醉飽，以至今日。」令甚訝，乃勤懇問姓氏。對曰：「某非人也，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。」令驚問其由，曰：「太山召人魂，將死之籍付諸嶽，俾某部送耳。」令曰：「可得一觀乎？」曰：「便窺亦無患。」於是解革囊，出一軸，其首云：「太山主者牒金天府。」其第二行云：「貪財好殺，見利忘義人，前浮梁縣令張某。」即張君也。令見名，乞告使者曰：「修短有限，誰敢惜死。但某方強仕，不為死備。家業浩大，未有所付。何術得延其期？某囊橐中，計所直不下數十萬，盡可以獻於執事。」使者曰：「一飯之恩，誠宜報答。百萬之

貶，某何用焉？今有仙官劉綱，謫在蓮花峰。足下宜匍匐徑往，哀訴奏章，舍此則無計矣。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，輸二十萬，甚被逼逐。足下可詣嶽廟，厚數以許之，必能施力於仙官，縱力不及，亦得路於蓮花峰下。不爾，荊榛蒙密，川谷阻絕，無能往者。」令於是齎牲牢，馳詣嶽廟，以千萬許之。然後直詣蓮花峰，得幽徑，凡數十里。至峰下，轉東南，有一茅堂，見道士隱兒而坐。問令曰：「腐骨穢肉，魂亡神耗者，安得來此？」令曰：「鍾鳴漏盡，露晞頃刻。竊聞仙官，能復精魂於朽骨，致肌肉於枯骸。既有好生之心，豈惜奏章之力？」道士曰：「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，遂謫居此峰。爾何德於予，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乎？」令哀祈愈切，仙官神色甚怒。俄有使者，齎一函而至，則金天王之書紮也。仙官覽書，笑曰：「關節既到，難為不應。」召使者反報，曰：「莫又為上帝譴責否？」乃啟玉函，書一通。焚香再拜以遣之。凡食頃，天符乃降，其上署徹字。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。云：「張某棄背祖宗，竊假名位，不顧禮法，苟竊官榮，而又鄙僻多藏，詭詐無實。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。千乘之富，今因苟得。令按罪已實，待戮餘魂。何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。紓刑宥過者，玄門是宗。徇爾一，我全弘化。希其悛惡，庶乃自新。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無罪。」仙官覽畢，謂令曰：「大凡世人之壽，皆可致百歲。而以喜怒哀樂，汩沒心源，愛惡嗜欲，伐生之根。而又揚己之能，掩彼之長，顛倒方寸，頃刻萬變。神倦思怠，難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汩於五味，欲致不壞，其可得乎？勉導歸途，無墮吾教。」令拜辭，舉首已失所在。復尋舊路，稍覺平易，行十餘里，黃衫吏迎前而賀。令曰：「將欲奉報，願知姓字。」吏曰：「吾姓鍾，生為宣城縣腳力，亡於華陰，遂為幽冥所錄。遞符之役，勞苦如舊。」令曰：「何以勉執事之困？」曰：「但酬金天王願曰，請置子為閻人，則吾飽神盤子矣。天符已違半日，難更淹留，便與執事別。」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。是夕，張令駐車華陰，決東歸。計酬金天王願，所費數逾二萬。乃語其僕曰：「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，安可受祉於上帝，而私謁於土偶人乎？」明旦，遂東至偃師，止於縣館。見黃衫舊吏，齎牒排闥而進，叱張令曰：「何虛妄之若是？今禍至矣，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，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。悒悒之懷，如痛毒螫。」言訖，失所在。頃刻，張令有疾，留書遺妻子，未訖而終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〇）〉

楊禎

進士楊禎，家於渭橋，以居處繁雜，頗妨肄業，乃詣昭應縣，長借石甕寺文殊院。居旬餘，有紅裳既夕而至。容色姝麗，姿華動人，禎常悅者，皆所不及。徐步於簾外，歌曰：「涼風暮起驪山空，長生殿鎖霜葉紅。朝來試入華清宮，分明憶得開元中。」禎曰：「歌者誰耶？」何清苦之若是？」紅裳又歌曰：「金殿不勝秋，月斜石樓冷。誰是相顧人，

褰帷吊孤影？」禎拜迎於門。既即席，問禎之姓氏，禎具告。禎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，曾遊石甕寺者，無不熟識。禎異之曰：「得非鬼物乎？」對曰：「吾聞魂氣升於天，形魄歸於地，是無質矣，何鬼之有？」曰：「又非狐狸乎？」對曰：「狐狸者，接人矣。一中其媚，禍必能及。某世業功德，實利生民。某雖不淑，焉能苟媚而欲奉禍乎？」禎曰：「可聞姓氏乎？」「某燧人氏之苗裔也。始祖有功烈於人，乃統丙丁，鎮南方。復以德王神農、陶唐氏，後又王於西漢，因食采於宋。遠祖無忌，以威猛暴耗，人不可親，遂為白澤氏所執。今樵童牧豎，得以知名。漢明帝時，佛法東流，摩勝、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，令顯揚釋教，遂封為長明公。魏武季年，滅佛法，誅道士，而長明公幽死。魏文嗣位，佛法重興，復以長明世子襲之。至開元初，玄宗治驪山，起至華清宮，作朝元閣，立長生殿，以餘材因修此寺。群像既立，遂設東幢。帝與妃子，自湯殿宴罷，微行佛廟。禮拖伽竟，妃子謂帝曰：『當於飛之秋，不當今東幢巋然無偶。』帝即日命立西幢，遂封某為西明夫人。因賜琥珀膏，潤於肌骨。設珊瑚帳，固予形貌。於是選生及蛾，即不復強暴矣。」禎曰：「歌舞絲竹，四者孰妙？」曰：「非不能也，蓋承先祖之明德，稟炎上之烈信，故奸聲亂色，不入於心。某所能者，大則鑠金為五兵，為鼎鼐鍾鏞。小則化食為百品，為炮燔烹炙。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，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。然則撫朱弦，咀玉管，騁纖腰，矜皓齒，皆冶容之末事，是不為也。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，籍甚既久，願一款顏，由斯而來，非敢自獻。然宵清月朗，喜覿良人，桑中之譏，亦不能恥。儻運與時會，少承周旋，必無累於盛德。」禎拜而納之。自是晨去而暮還，唯霾晦則不復至。常遇風雨，有嬰兒送紅裳詩。其詞云：「煙滅石樓空，悠悠永夜中。虛心怯秋雨，豔質畏飄風。向壁殘花碎，侵階墜葉紅。還如失群鶴，飲恨在雕籠。」每侵星請歸，禎追而止之。答曰：「公違晨夕之養就岩谷而居者，得非求靜專習文乎？奈何欲使采過之人，稱君為親而就偶？一被瑕玷，其能洗滌乎？非但損公之盛名，亦當速某之生命耳。」歸半年，家童歸，告禎乳母。母乃潛伏於佛榻，俟明以觀之。果自隙而出，入西幢，澄澄一燈矣。因撲滅，後遂絕紅裳者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七三）〉

齊君房

齊君房者，家於吳，自幼苦貧，雖勤於學，而寡記性。及壯有篇詠，則不甚清新，常為凍餒所驅，役役於吳楚間。以四五六七言干謁，多不遇侯伯禮接。雖時所獲，未嘗積一金。貯布袋，脫滿一繩，則必病，罄而復愈。元和初，遊錢塘。時屬凶年箕斂，投人十不遇一，乃求朝飧於天竺。至孤山寺西，餒甚，不能前去。因臨流零涕，悲吟數聲。俄爾有胡僧自西而來，亦臨流而坐，顧君房笑曰：「法師，諳秀才旅遊滋味否？」君房曰：「旅遊滋味即足矣。法師之呼，一何謬哉！」僧曰：「子不憶講《法華經》於洛中同德

寺乎？」君房曰：「某生四十五矣，盤桓吳楚間，未嘗涉京江，又何有洛中之說乎？」僧曰：「子應為饑火所惱，不暇憶前事也。」乃探缽囊，出一棗，大如拳，曰：「此吾國所產，食之知過去未來事，豈止於前生爾。」君房餒甚，遂請食之。食訖甚渴，掬泉水飲之，忽欠伸枕石而寢。頃刻乃寤，因思講《法華》於同德寺，如昨日焉。因泣涕禮僧曰：「震和尚安在？」曰：「專精未至，再為蜀僧，今則斷攀緣矣。」「神上人安在？」曰：「前願未滿，又聞為法師矣。」「悟法師焉在？」曰：「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，戲發大願，若不證無上菩提，必願為赳赳貴臣。昨聞已得大將軍，當時雲水五人，唯吾得解脫，獨爾為凍餒之士耳。」君房泣曰：「某四十餘年日一餐，三十餘年擁一褐，浮俗之事，決斷根源，何期福不圓修，困於今日？」僧曰：「過由師子座上，廣說異端，使學空之人，心生疑惑。戒珠曾缺，禪味曾膻，聲渾響清，終不可致。質傴影曲，報應宜然。」君房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僧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吾無計矣。他生之事，庶有警於吾子焉。」乃探缽囊中，出一鏡，背面皆瑩徹，謂君房曰：「要知貴賤之分，修短之限，佛法興替，吾道盛衰，宜一覽焉。」君房覽鏡。久之，謝曰：「報應之事，榮枯之理，謹知之矣。」僧收鏡入囊，遂挈之而去。行十餘步，旋失所在。是夕，君房至靈隱寺，乃剪髮具戒，法名鏡空。大和元年，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，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，遂聞斯說。因語玫曰：「我生五十有七矣，僧臘方十二，持缽乞食，尚九年在。舍世之日，佛法其衰乎？」詰之，默然無答。乃請筆硯，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。曰：「興一沙，衰恒沙。兔而置，犬而拿。牛虎相交亡角牙，寶檀終不滅其華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八八）〉

徐玄之

有徐玄之者，自浙東遷於吳，於立義里居。其宅素有凶藉，玄之利以花木珍異，乃營之。月餘，夜讀書，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，於花氈上置繒繳，縱兵大獵。飛禽走獸，不可勝計。獵訖，有旌旗豹纛，並導騎數百，又自外入。至西北隅，有戴劍操斧，手執弓槌，凡數百。挈幄幔簾榻、盤碟鼎鑊者，又數百。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，又數百。道路往返，奔走探值者，又數百。玄之熟視轉分明。至中軍，有錯彩信旗、擁赤幘紫衣者，侍從數千。至案之右，有大鐵冠，執鐵簡，宣言曰：「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，其先鋒後軍並甲士執戈戟者，勿從。」於是赤幘者下馬，與左右數百，升玄之石硯之上，北設紅拂盧帳。俄爾盤榻幄幕、歌筵舞席畢備。賓旅數十，緋紫紅綠，執笙竽簫管者，又數十輩。更歌迭舞，俳優之類，不可盡記。酒數巡，上客有酒容者。赤幘顧左右曰：「索漁具。」復有舊網籠罩之類，凡數百，齊入硯中。未頃，獲小魚數百千頭。赤幘謂上客曰：「予深得任公之術，請以樂賓。」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，樂徒奏《春波引》。曲未

終，獲魴鯉鱸鱖百餘。遽命操膾促膳，凡數十味，皆馨香不可言。金石絲竹，鏗鞳齊奏。酒至赤幘者，持杯顧玄之而謂眾賓曰：「吾不習周公禮，不習孔氏書，而貴居王位。今此儒，髮鬢焦禿，肌色可掬，雖孜孜矻矻，而又奚為？肯折節為吾下卿，亦得陪今日之宴。」玄之乃以書卷蒙之，執燭以觀，一無所見。玄之舍卷而寢，方寐間，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，自西牖下分行布伍，號令而至。玄之驚呼僕夫，數騎已至床前，乃宣言曰：「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茸，釣於紫石之潭，玄之牖奴，遽有迫脅。士卒潰亂，宮車振驚。既無高共臨危之心，須有晉文還國之伐。付大將軍蠪虹追過。」宣訖，以白練係玄之頸，甲士數十，羅曳而去。其行迅疾，倏忽如入一城門。觀者架肩疊足，逗五六里。又行數里，見子城，有赤衣冠者唱言。蚍蜉王大怒曰：「披儒服，讀儒書，不修前言往行，而肆勇敢淩上，付三事已下議。」乃釋縛，引入議堂。見紫衣冠者十人，玄之遍拜，皆瞋目踞受。聽陳劾之詞尤炳煥於人間。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，厥疾彌甚。三事已下議，請寘肉刑。議狀未下，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：「伏以王子曰不遵典法，遊觀失度，視險如砥，自貽震驚。徐玄之性氣不回，博識非淺。況修天爵，難以妖誣。今大王不能度己，返恣胸臆，信彼多士，欲害哲人。竊見雲物頻興，沴怪屢作，市言訛讖，眾情驚疑。昔者秦射巨魚而衰，殷格猛獸而滅。今大王欲害非類，是躡殷秦，但恐季世之端，自此而起。」王覽疏大怒，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，以令妖言者。是時大雨暴至，草澤臣蟹飛上疏曰：「臣聞縱盤遊、恣漁獵者，位必亡。罪賢臣、戮忠讜者，國必喪。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，釣禍於幽泉，信任幻徒，熒惑儒士，喪履之戚，所謂自貽。今大王不究遊務之非，返聽詭隨之議。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，實大朝之世臣。是宜采其謀猷，匡此顛仆。全身或止於三諫，犯上未傷於一言。肝膽方期於畢呈，身首俄驚於異處。臣竊見兵書云：『無雲而雨者天泣。』今直臣就戮，而天為泣焉。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，知玄恨死於今日。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，欲正名於肉刑，是抉吾眼而觀越兵，又在今日。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，卒並於晉公。吳以伍子胥見為非，果滅於句踐。非敢自周秦悉數，累黷聰明。竊敢以塵埃之卑，少益嵩嶽。」王覽疏，即拜蟹飛為諫議大夫，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。以其子蚳為太史令，賻布帛五百段，米各三百石。其徐玄之待後進旨。於是蚳詣移市門進官表曰：「伏奉恩制云：『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，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。而我亟以用己，昧於知人。蒸棟梁於將為大廈之晨，碎舟隻於方濟巨川之日。由我不德，致爾非辜。是宜褒贈其亡，賞延於後者。』宸翰忽臨，載驚載懼。叩頭氣竭，號斷血零。伏以臣先父臣知玄，學究天人，藝窮曆數。因玄鑒得居聖朝，當大王采芻蕘之晨，是臣父展嘉謨之日。逆耳之言難聽，驚心之說易誅。今蒙聖澤旁臨，照此非罪。鴻恩沾灑，猶驚已散之精魂。好爵彌縫，難續不全之腰領。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，要國家之寵榮。報平王而不能，效伯禹而安忍？況今天圖將變，曆數堪憂，伏乞斥臣遐方，免逢喪亂。」王覽疏不悅，乃返寢於候雨殿。既寤，宴百執事於陵雲台曰：「適有嘉夢，

能曉之，使我心洗然而亮者，賜爵一級。」群臣有司，皆頓首敬聽。曰：「吾夢上帝云：『助爾金，開爾國，展爾疆土。自南自北，赤玉洎石，以答爾德。』卿等以為如何？」群臣皆拜舞稱賀曰：「答鄰國之慶也。」璧飛曰：「大不祥，何慶之有？」王曰：「何謂其然？」璧飛曰：「大王逼脅生人，滯留幽穴，錫茲咎夢，由天怒焉。夫助金者鋤也，開國者辟也，展疆土者分裂也，赤玉洎石，與火俱焚也。得非玄之鋤吾土，攻吾國，縱火南北，以答係領之辱乎？」王於是赦玄之之罪，戮方術之徒，自壞其宮，以禳厥夢。乃以安車送玄之歸。才乃榻，玄之寤。既明，乃召家僮，於西牖掘地五尺餘，得蟻穴如三石缶。因縱火以焚之，靡有子遺，自此宅不復凶矣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七八）〉

↑ 注：後面人稱之為“玉川”，則白衣叟當為盧仝，號玉川子。

↑ 注：甘露之變罹難的四位宰相。

↑ 注：舒元輿。

↑ 注：賈餗。

↑ 注：李訓。

↑ 注：王涯。